

国际政治

国际核危机管理模式之比较分析

陈先才

[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核危机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隐患。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核危机管理的高度重视。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核危机管理的模式主要表现为:伊拉克模式、独联体模式和利比亚模式等。考察冷战后国际核危机的管理模式,对我们当前分析与解决朝核危机及伊朗核危机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国际核危机;危机管理;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5-0048-52

冷战结束以来,核危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在核危机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面临着巨大的战略挑战。目前来看,国际社会关于核危机管理的模式主要有伊拉克模式、独联体模式和利比亚模式等。

一、武力介入:国际核危机管理的伊拉克模式

伊拉克模式,是指国际社会在应对包括核开发活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引发的危机面前,采取战争这种极端的方式,通过政权更替的办法来达到彻底消除核危机的目的。很显然,这种模式相当激进,尽管其效果非常明显,但其严重的后遗症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思。

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支持国际恐怖组织为借口,公然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最终在伊拉克实现了政权更替。应该说,在对付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美国执行的是一条相当激进的“大棒政策”。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伊战后暴露出来的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失误上。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海湾局势一片混乱,恐怖主义袭击、绑架人质事件频频发生,美军更是遭到了伊拉克武装的频繁袭击,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截至2007年7月2日,已有3583名美国军人丧生,^[1]但国际社会并没有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秩序

井然的伊拉克。伊拉克模式给人们的思考似乎更多地应在于如何维护国际法准则的权威性上。

伊拉克模式之所以得以实现的条件主要有:首先,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一超独霸的地位和超强的军事实力,在对外战略中实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危机面前,美国排斥联合国,倾向于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依靠单干或结盟的方式进行危机管理。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在国际社会解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把军事手段作为施压工具加以利用,正是由于美伊(拉克)之间实力上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它们危机管理博弈鲜明的零和性特征,也决定了美伊这场博弈的结局只会是以伊拉克的彻底出局而告终。其次,伊拉克模式,即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美国在全球开展反恐战争的重大策略与必然步骤。“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恐战争,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轰然垮台与基地组织的迅速瓦解,在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动用军事力量来管理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引发危机的心理,与此同时,美国对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置疑与美国对在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宏大抱负相结合,使伊拉克自然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目标。因此,伊拉克战争绝对不是什么偶然所为,而是一种战略选择的必然。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采取的伊拉克模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首先,美国的行为造成了全球反恐联盟的解体,影响了国际社会反恐的整体合作,使得国际反恐的努力遭受重大的挫折。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坚持对伊拉克动武,使得美国与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大国的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其次,它在国际社会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属于典型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行径。再次,它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使联合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最后,美国推行的伊拉克模式非但不能有效管理全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国家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胃口。在伊拉克战争后,朝鲜、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愈演愈烈,这显然是与对其国家安全的极度关切密不可分。

二、大国干预:国际核危机管理的独联体模式

独联体模式,即国际社会通过多国、大国保证安全的方式来促进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放弃其境内的核武器的方式。

1991年底苏联解体,其境内的不少加盟共和国都保留有核武器,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四国,这令世界突然增加了三个核国家,^[2]引发了核武器、核材料与核技术扩散的现实威胁。2.7万枚核弹头和1350吨可用于武器的核材料“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原苏联广阔的空间内,混乱的政治浪潮使这些恐怖之物远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显得更可怕。苏联解体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92—1994年间在世界上滋长了横向核扩散的危险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当时独联体国家普遍社会不稳定,经济不景气,这让国际社会怀疑这些国家控制和保护核武器安全的能力。如果这些核武器被境外的恐怖主义分子获得,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独联体境内的这些核武器的安全和最终命运始终是忧心忡忡。1992年5月,美国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签署了《里斯本协议》(Lisbon Agreement),根据这个协议,分布在上述四个独联体领土上的前苏联战略核武器只能由俄罗斯继承,其余三国的战略核武器必须运交俄罗斯,按协议规定进行处理。这三国必须以无核国家的名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在具体执行《里斯本协议》时,乌克兰弃核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乌克兰自独立伊始就宣布奉行无核化的政策,但是其部分领导人特别是乌克兰议会始终希望利用手中掌握

的核武器这张王牌以提高对美国谈判的价码,这使得乌克兰对销毁其境内的核武器一直表现出犹豫的态度。乌克兰犹豫不决的立场遭到了美国和俄罗斯两个核大国的强烈不满,特别是1993年中旬,美国对乌克兰采取孤立政策,中止两国间的对话与经济合作。美国一直把乌克兰销毁其境内的全部核武器,批准《第一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作为发展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先决条件,对乌克兰实行经济援助与消除核武器联系起来解决的政策。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乌克兰终于接受美国方面的立场,开始着手销毁、或向俄罗斯转移其境内的战术、战略核武器。1994年5月,美英俄同乌签署了一项多边备忘录,规定乌克兰放弃苏联解体时继承的核武器。到1996年11月,苏联解体时留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的战略核武器已全部转移到俄罗斯。^[3]这使得因前苏联解体在独联体地区上演的核扩散危机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在积极撤出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之后,俄罗斯并未对独联体国家建立国家出口监督机制的问题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就代替了俄罗斯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财政与技术培训上向独联体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期降低核扩散的危险性。随着乌、哈、白向俄罗斯转运核武器的后续工作接近尾声,美国对俄罗斯核武器保护、控制与衡算的重点转向核武器设施的安全。美国对俄罗斯原来的旧系统进行了自动化升级。美方提供了计算机与软件,负责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参与了固定通信设备的安装。应该说美国的这些措施极大地缓解了独联体地区核扩散危机。

独联体模式最终能够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成功的战略战术。它主要表现为政治施压与经援诱惑的巧妙运用。为了消除独联体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危机,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4]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的援助中有2/3是为了实现核安全,即用于销毁核武器和保证核材料的安全。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就立即采取了很多手段来迫使哈、乌、白三国无核化。1992年5月美国与三国签定的《里斯本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三国以书面形式保证必须销毁三国境内的所有核武器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被称为美国解决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核武器扩散问题的法律文件。美国利用三国独立不久经济上困难重重急需恢复国民经济的情况对三国软硬兼

施,最后取得成功。二是军事力量依然强大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等独联体有核国家仍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俄罗斯不希望周边新出现核国家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俄罗斯也反对乌、哈、白三国拥有核武器。三是国际社会为消除独联体国家的国家安全上的顾虑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美英俄三国于1992年的欧洲安全会议上共同签署备忘录,对乌哈白三国提供核安全保障,作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最终消除了这些国家弃核的顾虑

三、国际制裁:国际核危机管理的利比亚模式

利比亚模式,就是指通过长期的外交封锁、经济制裁、带有斩首性质的外科手术打击来迫使那些致力于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家自愿主动放弃扩散行为的模式。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其危机管理手段与方式的非暴力性,并且其效果非常显著,缺点是由于它需要的时间较长,国际社会可能缺乏必要的耐心与毅力。

1969年卡扎菲在利比亚掌权后,开始实行亲苏反美的外交政策,把以武力向全世界推广极端的革命理想作为利比亚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凭借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向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恐怖活动提供帮助。为弥补常规军备方面的不足,卡扎菲政权还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希望以此来提高其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利比亚发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始于20世纪70年代,采取的方式主要从国外购买相关技术,^[5]并在核生化武器方面均取得了一些进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利比亚曾被美国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最为严重的国家”。^[6]由于美国认定利比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与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相结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1977年福特政府把利比亚列为美国的第四大敌人。1986年里根总统宣布美国与利比亚的关系进入了紧急状态,断绝了与利比亚的经济联系,并冻结了利比亚在美国的资产,开始对利比亚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制裁。最后导致对利比亚制裁由美国的单边制裁扩展到联合国多边制裁的是1988年发生的洛克比空难事件。由于利比亚未按照安理会决议的要求把两名嫌疑犯引渡给英美,安理会对其实施了广泛的制裁。苏联解体后,利比亚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在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巨大压力下,利比亚在洛克比案上作出让步,并逐渐停止了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表示出重返国际社会、同西方修复关系的意愿。1999年利比亚交出了两名嫌疑

犯,联合国因此中止了对利比亚的制裁,但由于美国坚持认为利比亚没有依照英美的要求为该案件承担责任,所以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制裁一直没能彻底解除。美国一直把取消安理会制裁与要求利比亚政府为该事件承担责任和赔偿受难者家属、放弃和结束对恐怖主义活动和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相挂钩。2003年利比亚与代表洛克比空难家属的律师们在伦敦达成协议后,联合国安理会于同年9月通过第1506号决议,决定解除联合国对利比亚实施的长达11年的制裁。法国和美国均在投票中弃权。^[7]

尽管利比亚达到了促使联合国解除制裁的目的,但布什政府却把美国对其实施的单边制裁同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特别是利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联系起来,明确宣布美国不会就此取消制裁。因而美国继续维持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也继续留在美国国务院拟定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黑名单”上。^[8]为此,利比亚于2003年12月宣布将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销毁化学及核武器部件,并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一切发展核原料的行动,无条件同意国际武器核查人员立即进入利比亚进行核查。2003年12月19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表声明,称利比亚自主放弃发展违禁武器的决定是“明智之举”。他认为利比亚决定放弃发展违禁武器是“勇敢的步骤”,它将使利比亚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地区、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先驱国家”。对此国际社会表示了赞赏,同样美国对利比亚的举动也表示了欢迎。利比亚于2004年1月加入《化学武器公约》,3月利比亚将最后一批核武器、生化武器部件和文件运至美国。同年3月10日利比亚正式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附属议定书,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突击检查。^[9]

利比亚曾是一个让美国政府十分担忧的“危险国家”。但利比亚政府却突然改弦易辙,实令国际社会大为不解。利比亚最终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在国际反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利比亚领导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考虑,避免重蹈萨达姆覆辙,是利比亚政治领导人的首要选择。利比亚领导人担心其支持恐怖主义的历史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可能使其成为美国打击的目标。也就是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和英美先发制人的反恐决心给利比亚造成震慑,迫使卡扎菲“改弦更张”。二是在长期的国际制裁下,利比亚的经济遭到严重的损害。长期

的经济制裁使得利比亚经济十分萧条。利比亚称因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其经济蒙受了330亿美元的损失。^[10]利比亚国内经济的衰退,加之伊斯兰势力和军队势力造成的严重的国内动乱,对卡扎菲政权的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些迫使利比亚放弃了反对西方国家和极端的革命意识形态,走上以经济发展为重的道路。不可否认,利比亚主动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是为了最终改善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关系,达到解除对其经济制裁,恢复国民经济的目的。

利比亚模式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会刺激它们继续挥舞大棒与胡萝卜,强迫其他正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正在进行核开发活动的国家仿效利比亚模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社会只要有耐心,可以用外交、经济手段,通过协商与谈判的方式,使致力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家能够最终自愿和平地放弃扩散计划。

四、超越传统:当代国际核危机管理的理性思考

冷战结束以来,核危机已成为影响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危机事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所谓核危机,即少数国家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谋求取得核武器,由此引发的危机事件。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普遍反对核扩散。

当前核危机的症结在于如何保证部分国家对自身安全的关切,诸如朝鲜、伊朗等国。国际防核扩散一直存在着两难困境:如何既确保国际社会各国利用民用核能权利的同时,又能够有效阻止一些国家利用发展核能技术的幌子进行核武器的开发与生产。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当前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局势的核危机主要表现为朝鲜核危机和伊朗核危机。这两场核危机的主要当事国分别是朝鲜和伊朗。核危机突出地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强烈诉求。对朝核危机而言,由于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别是各方政治、军事利益包括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一个可行的并且容纳各方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在该地区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但是,各方就事关自身的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可以建立一套对话机制,包括建立预防危机的发生和处理危机所需的常设机构。对朝鲜而言,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保障朝鲜的安全关切是至关重要的一步。^[11]然而在六方会谈中,双方

的立场差距巨大难以调和。因此,美国应以现实利益换取朝鲜冻结和销毁核项目的承诺。这种利益应包括现实的政治利益,比如美国调整敌视朝鲜的政策,停止言辞上不必要的无理性地攻击朝鲜政权,并且给予其平等的对话地位。在经济上,能源合作上给朝鲜某种程度上的补偿。^[12]建立高级别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关系将有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将朝鲜纳入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将有助于帮助朝鲜加快其改革的步伐,改善其国内的投资环境,从而逐步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纳入有利于增进朝鲜与各地区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增加对话的渠道和机会,从而更有利于朝鲜核危机的和平解决。最后是朝核问题有关各方应共同建立国际援助基金会,这个综合性的援助计划以及相关机构,将有助于改善朝鲜的现状。对伊朗而言,其发展核技术的根本动因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感到其面对宿敌美国时遭遇到安全隐患。这可以说是伊朗发展核技术的最主要的动机所在。同时,美国与伊朗两国之间长期处于一种敌对关系,在这种严重缺乏互信的前提下,两国要想妥善解决核危机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伊朗核问题必须解决以下几件事:一是切实保障伊朗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二是切实保障伊朗对民用核技术的权利,三是国际社会通过努力解决中东巴以冲突这个老大难题,推动中东走向真正的和平之路。

在当代,核危机的管理策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核国家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那些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实行奖励战略。加强防核扩散的关键是使各国认定不拥有核武器对自己更有利。最有效办法是使各国确信它们并不面临需要核武器才能遏止的威胁,减少核武器的政治吸引力以及提高寻求这种武器所带来的代价和危险。二是国际社会必须保留强制性的政策选择,建立和加强一整套广泛的国家和国际性的自愿和强制性的执行机制。对于那些试图通过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达到研发核武器的国家实行强制措施。三是切断核材料供应源,确保核设施的安全。保管好武器级裂变材料是防扩散工作的头等大事。防止恐怖组织和更多国家获取核武器的战略必须有以下目标:保管好现有的核武器和核材料;停止生产武器级材料;销毁多余材料等。四是加强核查。有效的国际核查是从多层次防核扩散的一项关键工作。国际核查可能增加防扩散执法的可信度和合法性,还可以大大提高核查技能,扩大核查机构的信息库。这就需要加强对当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的制度建设,从体制、执行等方面加强国际核战略的安全保障。^[13]五是解决地区冲突,加快和平进程。地区冲突的解决有助于削弱国家对核武器的寻求,也有助于减少恐怖分子对核武器的需求。这也是防止核扩散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就需要目前的核大国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以缓解和解决导致核扩散和核武器使用的地区冲突。

[注释]

- [1] <http://news.sina.com.cn/w/2007-07-02/195813358532.shtml>
- [2] 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原苏联地区大约保留着27000多枚核弹头,其中包括11000多枚战略核弹头和大约15000多枚战术核弹头。当时,80%的战略核武器部署在俄罗斯,其余的则分散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境内。乌克兰有130枚SS-19洲际弹道导弹、46枚SS-24洲际弹道导弹、40多架战略轰炸机和500多枚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哈萨克斯坦有104枚SS-18洲际弹道导弹和40架“熊”式H战略轰炸机。白俄罗斯有81枚SS-25单弹头的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资料详见Amy Woolf, *Nuclear Weapons in Russia: Safety, Security, and Control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0。
- [3] Ronald E. Powaski, “Russia: The Nuclear Menace Within”,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9。
- [4] 截止到1999年底,美国通过由其国防部负责实施的“纳恩-卢格尔减少威胁合作计划”,总共向俄罗斯和其他有关的独联体国家提供了21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安全的运输、储存和销毁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所要求销毁的核武器。在同一时间,美国还通过其能源部向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提供了7.93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加强武器级核材料的安全。详见Curt Tarnof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U. S. Foreign Assistance*, June 15, 2000,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IB 95077; Ronald E. Powaski, “Russia: The Nuclear Menace Within”,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9; Stuart D. Goldman, “Russia”, *CRS ISSUE BRIEF*, April 19, 2000, IB 92089。
- [5] Joseph Cirincione with Jon B. Wolfsthal and Miriam Rajkumar

Deadly Arsenals, pp. 305-306.

- [6] Jogh Eledrige “reassessing Libya: an analysis from Jane’s NBC defense” 简氏防务周刊网站 http://www.janes.com/security/international_security/news/nbcd/nbcd031223_1_n.shtml
- [7] 在1988年洛克比空难后,法国一架民航客机1989年也在非洲国家尼日尔上空失事。事后经调查,法国把罪责归于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利比亚曾为此作出了总共约3300万美元的赔偿。在利比亚答允对洛克比空难家属每位支付1000万美元的赔偿后,法国认为当初它的失事航班的家属获得的赔偿太少了,因而要求追加赔偿。法国表示,除非利比亚增加赔偿的金额,否则法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 [8] 《利比亚承认对洛克比空难负责 美仍维持单方制裁》〔N〕,《解放日报》2003年08月17日。
- [9] 《美英力捧利比亚,为在中东树榜样》〔N〕,《解放日报》2004年3月26日。
- [10] Ray Takeyh. “The rogue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1. Vol. 80, Iss. 3
- [11] 蔡文中:《朝鲜核问题及其前景》〔J〕,《和平与发展》2003年第4期。
- [12] 目前朝核六方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在朝核六方会谈第五轮第三阶段会谈后发布的共同文件中,六方重申以和平方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各方的共同目标和意志。根据本次会议达成的共同文件,朝方将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包括后处理设施。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并同意一切必要的监督和验证;朝方与美方将开始双边谈判,旨在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并向全面外交关系迈进。美国将启动不再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程序,并推动终止对朝鲜使用敌对贸易法律的进程;各方还同意合作向朝方提供经济、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朝方和日方将开始双边对话,旨在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历史和妥善处理有关悬案基础上采取步骤实现邦交正常化。
- [13]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著,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普遍履约:全新的核安全战略》〔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作者简介:陈先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师,博士。(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2007-06-12

修改日期:2007-07-11

failure are dangerous and bitter, but it should not be linked to terroris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state failure”, but is often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to adjust its perception, attitude and strategy towards “state failure”, and find the proper way to help these states ou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31 How to Understand the New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y Luo Jianb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role of New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Sino-African friendly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as well as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hip. In recent years, the strategic foundation of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mutual suppor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hegemonism to the joint pursuit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u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broadening fields and contents of Sino-African intercourse, there emerges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diversified forms and on different levels. The ways and mean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ies to Africa have also become richer and more varied. The author also mak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37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of China-India-Pakistan in Adjustment *by Li Xi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of China-India-Pakistan was hostile and confrontational.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difference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India and Pakistan came to an end and was alleviate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adjust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of China-India-Pakistan emerged. After Sept. 11, the trilateral benign interaction speeds up and the structure and nature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has tremendously changed. But India's realist emphasis on power and its ambition for becoming a global power would sink the China-India-Pakistan relations into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with security dilemma. Whether or not the China-India-Pakistan triangular relations with benign interaction can be formed lies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y Zhang Haib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UN Security Council, climate change was discussed in April 2007. At the meeting, intense disputes came up and once ag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ecame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fter briefly introducing the agencies of U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uses the “3Cs” advanced by Robert Keohane and others as the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role of the U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in terms of enhancing the concern over environment among states, of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n environment, of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of states in implement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the cor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be replaced.

48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by Chen Xiancai*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nuclear crisis has become a major potential peril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hown great concern over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Iraq War. The current modes on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include, the Iraq model, the CIS model, and the Libya model. A study of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mode, will b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our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and Iranian nuclear crises.